

# 半间烟火

■杨新榕

泉州老城区的巷子如蛛网般密布,桂坛巷便是其中一道细密的纹路。我十五岁前的光阴便是在这里度过,后来虽搬至别处,那老屋的记忆却始终萦回不去,竟成了心上一处永久的回味。

老房子是典型的手巾寮格局,临街的厅堂兼作我的书房,往后依次是卧房、厨房、杂物间,最后是一方小得可怜的空地,养了几只鸡鸭。十岁之后,我便独自住在这老屋里,父母则住到巷口与南俊巷接壤的新居。这般安排,在当时的泉州倒也寻常,孩子早早学会自理,亦是一种成长的仪式。

每日清晨,煤炉生火是第一桩事。我蹲在炉前,拿旧报纸引火,待煤球渐渐泛红,便将陶锅坐上,淘米煮粥。煤烟袅袅升起,与巷子里别家的炊烟混在一处,在半空中交织成一片柔软的纱幕。粥在锅里咕嘟作响时,我便搬个小凳,就着天光读几句书。那时

的光阴很慢,慢得好像永远也不会完结。

老屋最里的那块空地,虽只方寸之大,却自有一番天地。鸡鸭在此踱步、啄食,偶尔扑棱翅膀,扬起细小的尘埃。黄昏时分,需得将它们赶入笼中,提进杂物间。每当拎起鸡笼,触到它们温热的躯体,感受到生命的悸动,便觉得与这世界有了更切实的联络。

后来,桂坛巷巷口的我们这三家面临拆迁,便搬到了模范巷。新居亦是临街的手巾寮格局,却再难复现当年的心境。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取代了煤炉与井水,玻璃覆盖了木板墙,再没有那种水汽蒸腾、烟气半间的景象了。城市日新月异,老泉州的模样一点点消退,如同退潮后的沙滩,留下的只有模糊的痕迹。偶尔在梦中,我仍会回到那间老屋。板墙湿润,烟气氤氲,鸡鸭在后院轻声咕啾。醒来后,总有一阵恍惚,不知身在何处。现代人的生活太过完整,太过充实,反而失却了那种“半间”的韵

味——半是现实,半是回忆;半是烟火,半是诗意。

泉州城本身何尝不是一处“半间”?一边是千年古港的余韵,一边是现代都市的喧嚣;一边是香火鼎盛的庙宇,一边是车水马龙的街市。在这半半之间,我们的生活得以舒展,既不完全沉溺于传统,也不全然迷失于现代。这种平衡,或许正是闽南人特有的智慧。

如今的模范巷居所,我也尽量保留一些旧习。虽不能养鸡鸭,却在阳台种了几盆花草,看它们在日光下蒸腾水汽。每当此时,那半间烟火的气息仿佛又回来了,虽只一瞬,却也足够。

也许“半间”从来不是物理空间,而是一种心境。在那朦胧地带,现实与记忆交融,过去与现在对话。我们泉州人自古就懂得留白的妙处,不过分满,不过分空,就在那半半之处,安放身心。

人生在世,不必求全。有半间容身,半缕烟火,便已足够。而这半间之内,自有天地无穷。

# 庄稼人生

■涂添丁

周末带着女儿回老家,刚进家门,看见母亲早已全副武装,戴了斗笠,拿着剪刀,挑着一担竹箩筐,准备去侍弄她那些庄稼。见到我们来,母亲高兴极了,马上停止出门劳作,很快在饭桌上展示为她孙女积攒的各种吃食,熟红薯干、花生、野果、玉米、甘蔗,然后看着孙女吃,同时在房间里转悠、寻觅,努力再找出更多的吃食来。

在天气晴好的时候,母亲还会带着她孙女去田野晒太阳,观察植物和昆虫,她们的脚步隐没在草丛中,累了就坐在原野里,随手从地上捻起一片叶子,端详一番,让孙女分辨色彩,看它们的花纹、形态,末了,介绍它的品种,要求孙女“不能将大麦看成韭菜”。

生为一个农民,母亲一生最珍爱的,除了她的孩子们,大概就是庄稼了。父亲走后,所有的孩子像燕子一样四处散了,母亲宁愿成为一名留守老人,也不愿意和我们进城。她说她是庄稼人,离不开那些庄稼。现在她还掌管着一亩多的田地,是这块田地真正的主人,在靠南的一角种了空心菜,靠屋子的地方搭了一个瓜架,种上丝瓜或葫芦,旁边种着茄子,剩下大片土地,她种上地瓜和芋头,有时是花生,甚至种过水稻。母亲说所有的土地都得轮作,否则虫害就多,收成也不好。

母亲对自己的生活也有着严格的约束,比如吃应季的蔬菜,雷打不动吃土鸡蛋,而且只喝热水,吃腌制熟的老咸菜。对于我们带回去的反季节或者外地的蔬菜,她只会感叹一番,浅尝辄止,决不会将其纳入自己的菜单。当我们走后,甚至将我们带过去的蔬菜拿去喂鸡,她说那些东西除了样子好看,没有什么中用。她对每种植物的品性都了如指掌,这种是凉性的,不能多吃,那种是温的,可以多吃点,煮凉的东西一定多加生姜和料酒,这样吃起来,对身体才不会“败害”,她说。

我也是通过庄稼重新认识母亲的。这之前,对她的认识是另一种,比如不会生活、无趣、没有情调。她其实很早以前就可以像别人说的停下来享受晚年时光,将各种活计交出去,然后依自己的兴趣生活,决不会让身体多一丝负担。

然而,当我看到母亲在田地里转悠,没有负重前行,也没有传说中的累,她把那块田地弄得异常热闹,让它绿意盎然,生机勃勃,各种瓜果交替成熟,一茬又一茬的,仿佛在比赛似的。母亲很享受这样的生活,经历过饥荒年代的母亲,对食物其实是相当珍爱的,但她却非常乐意和别人分享她的劳动成果,好像庄稼能表达她的情感和对子孙的深情。

曾经的老家热闹非凡,后来,时间又将她变回孤单一人。晚年的母亲大概是感到这种空旷,将庄稼当成是她最后一个孩子,填补了孩子们离开的空缺,庄稼已成为她人生的一部分。



■王金表

说是自家养的鸡蛋好,闲暇之余,妻子就在居住楼宇附近找了一块小空地,围了个小栅栏,养了几只鸡鸭。旧时,那肩挑手提的烟火岁月仿佛一下子又兜了回来,鲜活、明亮。每天,妻子除了要操劳它们的三餐,还不忘提醒家人一句:且看清风云变幻。

“这雨,没完没了地下了好几天了,湿软的泥土都快要把鸡鸭的脚掌吞没了,叫它们怎么过日子?该换个巢了!”刚喂完食,妻子倚在栅栏边,抖落胶鞋上的泥,嘴里轻声念叨着。不一会儿,她前脚刚一

离开,几只小鸡扑棱着翅膀,掠过潮湿窄小的栅栏,溜进一块小菜地。它们忽左忽右,伸颈探头,憨态可掬地闲逛着,黑曜石般的眼睛滴溜溜转,瞄准刚冒头的嫩芽儿,喙如闪电般落下……

“去去去,看你往哪里跑!”一声急吼,妻子火速赶来,上演了一场“你追,我跑;你抓,我躲”的闹剧。妻子使尽浑身解数,却连根鸡毛也捞不着。“叽叽叽”几声,小鸡转身回头,像在嬉笑:“主人,这满园的绿色太撩人,我们也忍不住呀!”

趁着周末,我们开始了搭建一个较大栅栏的农家活儿。那一天,虽是下午五点光景,但斗笠下的阴

影仍然遮不住阳光,手臂被晒得隐隐作痛。我想打退堂鼓,可妻儿立在身旁,实在拉不下脸,只好咬牙蹲身握紧铁棒,让孩子抡锤立桩。看着孩子一脸汗水,眼神专注而谨慎,我忽然明白:这不仅是体力活,更是一门手艺。每一锤,都是力量与专注的精准结合。铁棒钻进土地里的不仅是深度,还有恒心,我无法忘怀。

这时,妻子买来了四果汤。我立即起身揉背,搁棒歇息。一碗甜汤从喉咙滑落,清凉瞬间传遍全身,一身的疲惫与酸疼顿时消失了很多。“手持烟火以谋生”,把汗水与酸疼揉进日光里的农家活还是如此真实、亲切,好像从未离开过。

往后的每个周日,只要工作不缠身,时光像被栅栏圈住,缓慢而愉悦。有一邻居对此很是关心。有一次,他望着散落一地的铁丝网与塑胶带,笑着打趣道:“这鸡窝可真是大工程,慢甲(得)要死!”

“你有空也可以来帮忙!”孩子见状趁机说道。可“老鱼儿就是不上钩”,这邻居呷着茶水,气定神闲地说道:“先吃一顿,再干活。”众人欢笑一堂,甜了我的心头。我不得不说,养几只鸡鸭,消耗厨余垃圾;挤一点空地,种上时令菜蔬……这些烙着泥土芬芳的乡村岁月,永远是那么质朴如初,甘甜如饴。

两个多月过去了,还未完工,台风“桦加沙”便抢先上门验收。一夜风声猎猎,我心像被挂在风口,半梦半醒间总惦记着栅倒栏歪的事儿。挨到东方泛白,风卷残云去,我出门打量——它竟固若金汤,一颗悬着的心瞬息归位。

入冬以来,寒意虽乍起,但缕缕暖阳晒新巢。每每路过栅栏,我看见了鸭子踱着四方慢步,“嘎嘎”欢叫,悠闲自在,好不威武;我看见鸡儿低头一啄一挑,把沙土啄得碎碎作响。这真是“田夫荷锄至,相见语依依”。那一瞬间,这流淌在时光里的一栏暖意又漫上了心头!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